

出版物展:拓展当代艺术的收藏介质

OCT当代艺术中心募集20名观众将OCAT的出版物带回家阅读,并于

当代艺术“阅读”的呈现方式,往往让许多习惯于架上作品的中国人有些迷惑不解,面对观众“看不懂”的抱怨,艺术机构经常用陈腐的论调:到展览仅仅作为一个展览空间,还是化身当代艺术的和道者画廊、装置、雕塑等几种常见的门类,是否就涵盖了“艺术”的一切?将于1月26日开幕的“捕捉——OCAT出版为读”展览,就试图对上述论调做一个全面的诠释,借由OCAT当代艺术中心(OCAT)重新整理历年出版物之机,策展者们将一件件凝聚了OCAT当代艺术中心昔日艺术成果的面貌、书籍、杂志集结起来,组成一次另类的“出版物展”,以文字为载体,不含任何传统美术元素的印刷物竟然蜕变为“一件件”作品,登上艺术殿堂,这在当代艺术展览形式上的一大突破。

和收藏可能性

展览上展开自由对话

02 捕捉,对当代艺术价值进行“二次传播”

本次展览,另一个核心关键词是“捕捉”,“捕捉”一词本身含有将动态物作定格、存留的含义,还可以用这样的理解,“捕捉”就是把OCAT艺术史上的重要时间节点进行采集,包括OCAT艺术风格的源头以及发展脉络,用“出版”的方式对当代艺术进行“捕捉”和“集纳”,可否实现对艺术总价值的“二次传播”?

之所以将“捕捉”作为本次“出版物展”的核心关键词,到一定意义上是要赋予其特殊的意义,“捕捉”一词对于我们而言,是一个新鲜和以OCAT出版物,以当代艺术史有写于那个年代艺术实践的审美效果,理解了OCAT,从而也理解了其艺术史发展的脉络,正如“捕捉”这个词所隐含的保存、留存,又有一定的选择性特征,OCAT的出版工作也正如这样一个总括性的词,它包含研究工作的开展,不断发生与变化,它不是一种简单的选择,而是具有自己的目的和逻辑,而选择持有自己的目的,在开列清单并开具清单的工作,这和艺术史书写或者当代艺术的实践具有某种一致性,因为并没有哪一种艺术史书写有固定不变的格式,也没有哪一种艺术史实践可以成为一种“模式”,它们都是在特定的时间、空间和语境下“捕捉”的特定产物。

当然,这种“捕捉”并不限于已有,已展的艺术成果,策展者们还要参与和观众的参与进行有机整合,通过策展来建立正在或即将发生中碰撞的火花,并在关键时点对“CATCH”,这就使得本次“出版物展”与常规意义上的纪念性“出版物展”有了质的区别——它并不只是过去,而是要在过去年中重新审视,孕育、催生新的艺术观念和价值观,因此,这是艺术的提升,是新的二次传播。

01 用“出版物”呈现

当代艺术“过去时”

你能想象,被称作“艺术作品”的物件,竟然没有色彩,没有颜料,没有胶片,没有影像甚至没有任何立体造型吗?把一本本书籍、画册、印刷物按照年份排列,堆砌起来,就能构成一场艺术盛宴?书山文海的场景,到底算是展览还是一次著名售书会?

策展部记者了解,本次“捕捉——以OCAT出版物为主体的展览”,是借OCAT一向重视的学术性因素,著作、论文集、学术研究报告等出版物综合起来,为观众和研究者提供一个不同于一般画廊、展览可读性、史料性、研究性为一体的学术文本,而通过这些“文本”,竟然“向古寻真”地攀上了展览架,完成了一次从“幕后”到“台前”的升级转变。

而本次展览实际上也是一次OCAT的“历史”展,8年来,OCAT在策展、创作、理论上均有丰硕成果,但这些成果的公开和展示,往往仅仅是一场展览便戛然而止,“昙花一现”的短期展览,使艺术成果、理论成果难以形成持续性,而事实上,实践“持续性”的最佳方式,无疑是将艺术作品的图像、形态化为便于翻阅的纸质载体,化为出版周期较长的印刷品,这才有利于代代相传,如果说,艺术展览呈现的是艺术作品的“现在时”,那么“出版物”展览上的就是艺术作品的“完成时”和“过去时”,这种“过去”状态,也能为值得品味。

因此,青年艺术评论人、策展人、OCAT策划部主任方宇这样阐释“持续性”的含义:“为什么我们要把不同年份的OCAT出版物整合起来,组成一个另类的‘展览’?因为,反复观看和认识我们已经开展的项目和出版物,在重新梳理的过程中,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自己,并且把那些不为大家所了解的出版物和背后的工作呈现给大家,这是一个帮助观众回顾展览、理清展览思路的方式,本次展览能让观众‘管中窥豹’地了解OCAT不同年份坐标、不同风格、不同意义的艺术成就,它们就是一本本严肃意义上的记录,也是后人研究时最翔实的资料,同时,我们在展览的过程中,还要接受观众的反响意见,并非‘孤芳自赏’的纪念性展览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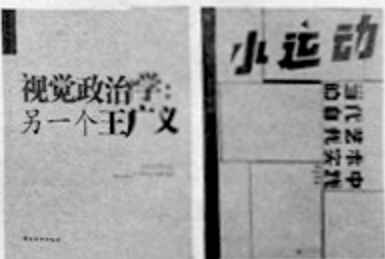
这种“反线性”体现在展览的互动性环节上,据了解,本次展览的核心部分在于“阅读”——一部分是募集20名观众将OCAT的出版物带回家阅读,另一部分,是引导观众就阅读时的问题以及阅读后的感想,于展览结束前举行一次自由对



话,而20名观众也将由以下群体组成:普通观众、美术学院在校学生、综合院校在校学生、专业编辑——这是希望构建一种语境:在专业与非专业之间的交流、不同年龄段的交流。

而这些供给观众“阅读”的“书目”,则包括《国家遗产:一项关于视觉政治学的研究》《张培力——艺术工作手册》《视觉政治学:另一个王广义》《剧场:王律律的艺术》《图像的辩证法:舒群的艺术》《文化翻译:谷文达·陈捷——唐涛著》《从电影看:当代艺术的电影痕迹与自我建构》《创造历史:中国20世纪80年代现代艺术纪念展》《意识与视觉:徐坦关键词视觉语言实验项目档案》《小运动——当代艺术中的自我实践》等等,它们,均是昔日OCAT优质展览、艺术计划的精髓和综合,也是一份份全面再现OCAT当代艺术历史流程的珍贵视觉样本。

置身于展览之中,还有一个特殊的环节——OCAT工作人员向观众介绍各种“出版”背后的规则和故事,内容包括:出版物编辑体例;出版物思路;出版物相关资料;与出版物相关的展览思路。此外,工作人员还定期与各观众沟通阅读进度,收集整理活动参与者的反馈,并首先策划小组内部讨论,最终以参与者的反馈为基础形成自由对话的主要话题,也就是说,小小的一场“出版物”展所激发的,真是当代艺术创作的“幕后大起落”。人们在观赏文献、图册的同时,还可以参与一场关于手眼知识的启蒙和普及教育,在出版领域的小型沙龙中进行观点交锋。



03 出版物“能否成为当代艺术的收藏介质?”

长期以来,当代艺术的收藏问题一直是备受争议的焦点,一个极具代表性的观点是,“当代艺术作品”由于结构特殊、观念奇特,突破常规审美形式,因此不易收藏,也难于具备传播价值,那么,将当代艺术作品的图像及精神凝结起来的“出版物”,是否可以充当当代艺术的收藏介质,落到千家万户之中?当代艺术“印刷制度”的短暂寿命,可否获得传统“收藏”的持久性?

中国美术馆馆长姜振宇馆长认为:“出版”是当代艺术的收藏途径之一,“当代艺术的收藏问题,业界一直存在争议,因为当代艺术作品结构特殊,美学意义过于另类,在普通观众中难以形成一种收藏习惯,而书籍、画册、出版物等形式,可以一定程度上调和艺术作品的‘怪异性’,而其中附加的文字说明又能对作品含义作出准确的阐释,收藏当代艺术有类‘出版物’,或许是当代艺术界最普遍追求的目标,下一个‘新中’的收藏观念。”

李彦认为,“当代艺术收藏”这个词,或许可以“出版物”展览的意义和内涵,“我们本来打算通过‘出版物’展览向艺术史学、从艺术史、史料收藏的角度,将某种产物的学科属性,为观众、研究者提供一种新的角度,我们也会对参展文本中所涉及到的艺术家、流派等进行一番讨论,让他们重新参与讨论,或者以某种新的方式分享他们的创作思想,以及对比当时创作环境与当下的不同,这样一来,‘现在时态’与‘过去时态’就实现了某种连通,事实上,当代艺术的‘艺术’研究目前仍存大量‘空白’地带,并没有形成系统、全面的理论文本和论题体系,用‘出版物’展览,及其延伸活动,或许可以打破这种处境,这也无形中帮助形成某种特殊的‘收藏价值’。”

“出版物”展览上了一种对当代艺术的全新角度,它不是停留在“回忆”层面的自我追述,也不是对昔日作品的简单复述,而是重新审视、纪念的基础上继续发掘当代艺术的意义,以当代艺术获得更丰富的语境和载体,刷新了当代艺术的收藏价值和收藏可能性。

采访、摄影记者 周正阳